

奥运会的故事

一个死了1500年的节日，怎么变成全人类的闹钟

J

费曼式写法 · 由 AI 撰写并独立评审

导读

一个死了1500年的节日，怎么变成全人类的闹钟

先别聊金牌。先聊一件怪事：公元前 480 年，波斯大军打到家门口，斯巴达人拒绝出兵的理由是"过节呢，月亮圆了再说"。而那个节日，跟奥运会是同一套逻辑——神的活动，比战争大。

这本书想回答一个问题：**奥运会这个东西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？**

一个死了 1500 年的宗教节日，被一个破产边缘的法国贵族复活；它发明的"古老传统"有一半比电灯还年轻；它让刚打完仗、面包还要凭票的伦敦抢着办；它当过冷战的记分牌，也当过史上最贵的面子工程；它差点在 1970 年代穷死，又被一个卖旅游的商人救成印钞机。

每一章是一个故事，但故事背后都是同一个追问：这个每隔四年让全世界停下来的庞大机器，靠什么活到了今天？

读完你会得到三个答案，也可以先剧透：**一靠仪式感（哪怕是刚发明的），二靠政治需要（哪怕嘴上说无关），三靠一门被重新发明过的生意。**剩下的，是让这三者拧在一起的那些具体的人、具体的年份、具体的 0.01 秒。

从奥林匹亚的裸体赛跑开始吧。

第一章·为了宙斯，停下来打仗

公元前 480 年，波斯大军压境，希腊人火烧眉毛。雅典派使者去斯巴达求援，斯巴达人客客气气地回答：不行啊兄弟，宗教节日还没过完，按规矩不能出兵。等月亮圆了再说。

这不是段子，是希罗多德《历史》里白纸黑字记的事。在古希腊人眼里，敬神的节日比国家存亡还硬。理解了这一点，你才能理解古代奥运会——它首先不是个体育比赛，是个**宗教节日**。赛跑摔跤只是献给宙斯的祭品，就像后来庙会上搭台唱戏，戏是给人看的，名义上是唱给神仙听的。

为什么偏偏是奥林匹亚

奥林匹亚是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角的一片山谷，宙斯神庙所在地——注意，它跟希腊东北边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完全是两个地方，重名而已，就像北京有个“海淀”，别处也可能有。

从公元前 776 年起，希腊各城邦每四年到这里聚一次，连办了将近三百年届，持续一千多年。时间按月亮算，盛夏七月或八月。为什么选这么个荒郊野岭？因为宙斯庙在这儿。就像去五台山不是因为那儿好停车，是因为庙在那儿。

神圣休战：一根比军队还管用的停火线

古希腊城邦之间打仗是家常便饭，雅典跟斯巴达断断续续掐了几十年。但只要奥运年一到，各城邦就得遵守神圣休战（ekecheiria，希腊语原意是“握手”）——大白话说，就是奥运前一个月到赛后，谁也不许动武，运动员、观众、裁判路过你地盘都得放行，违者罚款甚至开除出希腊人的宗教共同体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和平倡议，而是“宙斯的庙会期间不许砸场子”。它管用不是因为大家多爱和平，而是因为破坏它等于同时得罪所有城邦和最大的那尊神。规矩能执行，靠的不是道德，是共同恐惧。

有意思的是，现代奥运会老拿"奥运带来和平"说事，联合国也真通过"奥林匹克休战"决议。但古代这个休战其实只保比赛期间的路，从没打算消灭战争本身。希腊人打完了仗照样来赛跑，赛完了回去接着打。休战是规则，不是理想。

全裸参赛：不是噱头，是安检和民主

古代奥运会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一条：运动员**全裸比赛**。"gymnasium"（体育馆）这个词就来自希腊语 *gymnós*，意思是"裸体的"。

为什么这么干？三个说得通的理由。第一，安检：裸体藏不了任何东西，也没法靠衣服做手脚。第二，身份平等：脱了衣服，贵族和农民看起来没差别，赛场上只剩身体本身。第三，实用：希腊夏天四十度，裹块布跑二十多公里纯属找罪受。

但裸体的另一面是排他：女人不许参赛，已婚妇女甚至不许观看，违者据说要从悬崖上扔下去。只有一种女人例外——献给丰收女神的女祭司。所以古代奥运的"平等"是希腊自由男性公民内部的平等，门槛高得很。理解这一点很重要：它从一开始就是**谁的奥运会**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一直吵到今天（第十一章还会回来）。

赢了没钱，只有一圈橄榄枝

古代奥运冠军没有金牌——第一名戴上一顶橄榄枝编的花冠，完事。听起来寒酸？但花冠背后是实打实的暴利：回城邦后免一辈子税、市政厅管一辈子饭、立雕像、写进史书。雅典给奥运冠军的奖金折合今天几十万美元。

这套设计挺聪明：赛场上只给荣誉，把钱的回报留在赛场外、由家乡给。荣誉是纯的，利益是厚的，两者错开。现代奥运的业余主义——"运动员只该为荣誉而战，不许拿钱"——就是19世纪欧洲人对这条古训的误读，这个误读后来折腾了奥运一百多年（第七章专门讲这笔账）。

它是怎么死的

公元393年（一说394年），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下诏禁办。理由很干脆：罗马帝国已经信了基督教，奥运会是异教活动，拜宙斯的，不能再搞。宙斯庙被拆，神像被运到君士坦

丁堡，后来毁于大火。一个办了 1169 年的节日，被一纸诏书关停——不是办不下去，是不让办了。

这一停就是 1503 年。直到一个法国人把它从废墟里刨出来。那是下一章的事。

先记住这一章的三个钩子：**宗教才是本体，体育是祭品；休战是规则不是理想；裸体背后是"谁的奥运"的门槛**。后面每一章，你都会看到这三个问题的现代翻版。

第二章 · 一个法国人的执念

1870 年，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按在地上摩擦，巴黎被围，皇帝被俘，割地赔款。整个法国都在问一个问题：法国年轻人到底哪儿不行了？

有个七岁的贵族男孩把这个问题记了一辈子。他叫皮埃尔·德·顾拜旦——后来人称"现代奥林匹克之父"，但说人话，他是一个花了自己大半辈子和大部分家产、把一个死了 1500 年的节日从废墟里刨出来的法国钉子户。

他的药方：用体育救国

顾拜旦长大后去英国考察，发现英国公学把体育当教育核心——橄榄球场上练出来的性格和体格，被他认为就是英国称霸的底盘。他的结论很直白：法国输在没有体育教育。要振兴法国，先振兴法国青年的身体。

注意这个起点：现代奥运会从一开始就不是纯体育理想，它带着**国家竞争的基因**出生。顾拜旦后来说什么"重在参与"，但他最初的动机跟当年希腊城邦、跟后来美苏争霸是同一条线——这条线会贯穿第五、六、七章。

问题是，光搞学校体育没人理他。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。于是他想到了奥运会——一个让各国青年定期同场竞技、又披着古希腊神圣光环的东西。1892 年他在索邦大学演讲，第一次公开提出复兴奥运会。台下的反应基本是：这人挺浪漫，下一个。

没人当回事，他就自己攒局

顾拜旦不气馁，开始到处游说：给各国体育头头写信、自掏腰包办会。1894 年，他攒了一个"国际体育代表大会"，请来 12 个国家的 79 名代表。会议名义上讨论"业余运动问题"——因为当时真正热门的话题是职业选手收不收钱——而顾拜旦把"复兴奥运会"塞进了议程。

这一招很关键：用别人关心的事把人请来，再办自己的事。会议最后一晚通过决议：1896 年在雅典办第一届现代奥运会，同时成立国际奥委会（IOC，大白话：奥运会的永久主办

方，一个总部在瑞士、自己选自己人的私人俱乐部——这个"私人俱乐部"的性质，后面章节会反复出现)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国际奥委会不是联合国下属机构，也不是哪个政府开的，它是个自封的民间组织。它最大的权力来源是"大家都认它"——跟教皇差不多。理解了这一点，后面申办丑闻、主办城市签的不平等条约，就都不奇怪了。

1896 雅典：一场混乱但管用的首演

首届奥运会放在雅典，希腊政府一开始是拒绝的——穷，刚破产完。最后是希腊王储亲自挂帅、全国捐款、一个富商捐了大理石体育场的重建费，又发行了世界第一套奥运纪念邮票凑钱，才把场子搭起来。邮票筹钱这个操作说明一件事：**奥运从第一天起就得自己找钱**，这是第六章的主线。

1896 年 4 月 6 日开幕，14 个国家、241 名运动员，全是男的。比赛水平按今天标准看像中学生运动会：100 米冠军 12 秒整，游泳在海里比，浪大浪小看天。但有两个场面值回票价：

- 希腊人斯皮里宗·路易斯赢了马拉松——从马拉松镇跑到雅典，路线大致复刻传说中传令兵的路线（不过"传令兵跑完就死"的故事多半是后人编的，希罗多德记的是另一回事）。一个希腊牧羊人赢下这项最有希腊味儿的比赛，全场八万人疯了，两名王子陪他跑完最后一圈。现代奥运有了第一个国民英雄。
- 美国大学生詹姆斯·康诺利坐了 16 天船赶来，下船第二天拿下三级跳冠军，成为 1500 多年来第一个奥运冠军——奖品是银牌加橄榄枝，**第一届没有金牌**，金、银、铜牌的规矩 1904 年才定下来。

前两届差点把奥运办死

雅典火了，但顾拜旦接下来两招全是昏招。1900 年巴黎、1904 年圣路易斯两届，他坚持"借世博会的场子办奥运"——结果奥运成了世博会的添头：1900 年比了五个月，有的选手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参加过奥运会；1904 年放在美国内陆小城，欧洲人嫌远没来，几乎成了美国国内赛。

教训很朴素：奥运会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存在，不能当别的热闹的背景板。1906 年雅典办了一届"间届奥运会"救场（后来不被官方承认），1908 年伦敦才真正立住。一个理念要活下来，光有情怀不够，还得有能跑通的商业模式和仪式设计——这些"仪式"大部分是后来发明的，那是下一章的事。

回头看，顾拜旦真正的本事不是体育眼光，而是**搅局的韧性**：被无视就再来，没钱就众筹，办砸了就改规则。他当了 29 年国际奥委会主席，1925 年退下来时几乎破产，死后心脏按他的遗嘱埋在奥林匹亚。一个法国人的执念，硬是给全人类装了一个四年响一次的闹钟。

第三章 · 古老传统，全是新发明

问一个可能让你不舒服的问题：奥运会上哪些东西是"自古以来的传统"？

五环？火炬接力？马拉松的 42.195 公里？听起来都该是从奥林匹亚的山谷里传下来的。真相是：它们全是 20 世纪的发明，其中最年轻的火炬接力，是 1936 年纳粹德国搞出来的。

五环：1913 年的一张设计稿

五环是顾拜旦 1913 年亲手画的，1920 年安特卫普奥运会才第一次挂出来。五个环的颜色（蓝黄黑绿红）加白底，意思是：**把当时所有国旗的颜色都包进去了**。注意，不是"每个环代表一个大洲"——这是流传最广的误读，奥委会官方从没这么定过。顾拜旦的设计思路很务实：任何国家看过来都能在五环里找到自己国旗的颜色，谁都不会觉得被排除在外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五环不是考古发现，是一个 LOGO 设计。它的高明之处跟好 LOGO 一样：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。

火炬接力：柏林 1936 的宣传杰作

古代奥运会没有火炬接力。古代的做法是：信使跑遍希腊宣布神圣休战开始（见第一章），奥林匹亚的圣火是点在当地祭坛上的，不从别处"传"过来。

从希腊采集火种、一站一站接力跑到主办城市——这套仪式感拉满的流程，是 1936 年柏林奥运会组委会的创意，牵头人叫卡尔·迪姆，一个深谙群众心理的体育官僚。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立刻看出了它的价值：一条从古希腊直通柏林的火线，把第三帝国包装成希腊文明的正统继承者。三千多名火炬手跑过希腊、保加利亚、南斯拉夫、匈牙利、奥地利、捷克斯洛伐克——讽刺的是，几年之内这些国家大半被德国坦克碾过。

但仪式一旦成立就有了自己的命。战后火炬接力被原样保留下来，纳粹出身反而没人提了。这是"发明的传统"最经典的案例：**一个仪式只要够好，出身再难看也能被洗白。**

42.195 公里：因为王室想看

马拉松前四届现代奥运会（1896-1906）的距离各不相同，都是 40 公里上下，没人觉得要统一。改变发生在 1908 年伦敦奥运会：起点定在温莎城堡，好让王室成员在自家阳台看发令；终点设在白城体育场的王室包厢正对面。两点一量：26 英里 385 码，也就是 **42.195 公里**。

这个"城堡到包厢"的距离跑出了名场面：意大利选手皮特里第一个冲进体育场，跑错方向、摔了好几次，被官员搀着过线，因"接受帮助"被取消资格，但英国王后给他补发了一个金杯——他成了奥运史上最著名的"输家"。这场面太深入人心，1921 年国际田联干脆把 42.195 公里定为标准距离，沿用至今。

所以每当你跑马拉松的最后两公里跑得要死要活，记住：这段路的里程数，是 1908 年英国王室想少走几步路定下来的。

为什么"发明的传统"反而更牢

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有个概念叫传统的被发明——大白话：很多号称"自古以来"的仪式，其实是近代某个具体的人在某个具体的场合拍脑袋定下来的，然后通过重复和庄严化，让人误以为它有几千年历史。苏格兰格子裙的"氏族专属图案"是 19 世纪商人编出来的，奥运会的五环、圣火、誓言全是同一套路。

这不丢人，反而是奥运会能活下来的核心技能。一个机构要延续一百年，靠的不是死守传统，而是**不断发明新的传统**，让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新的东西可以认。开幕式入场式、点燃主火炬塔、闭幕式交旗……每一层仪式感都是某届奥组委的原创，用得好就变成"自古以来的规矩"。

1936 年柏林还顺手发明了另一样东西：电视转播——奥运史上第一次。宣传工具和中立仪式，从第一天就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。这个两面性，冷战会把它用到极致。

第四章·废墟上的奥运

1948 年 7 月 29 日，伦敦温布利体育场，奥运圣火时隔 12 年重新点燃。场外的英国是什么样子？面包还在凭票供应——战争结束三年了，配给制不但没取消，1946 年反而把面包也加进了配给清单，这是战时都没干过的紧日子。运动员来伦敦参赛，得自己带吃的。

这届奥运会史称紧缩奥运（Austerity Games）——大白话：穷办的奥运。但它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：**一个国家穷得叮当响的时候，为什么还要办奥运？**

不是能不能办，是敢不敢不办

1940 年和 1944 年两届奥运会都因二战取消，奥运中断了 12 年——从柏林直接跳到了伦敦。战后国际奥委会盘点家底：申办城市其实还有几个，但伦敦是最现实的选项，有现成场馆（温布利 1924 年就建好了），有办赛经验。至于钱？没有。新建场馆？想都别想。

于是 1948 年奥运会的办赛方针是：一切用旧的。运动员不住奥运村——根本没钱建——男运动员住皇家空军军营和学校教室，女运动员住伦敦的大学宿舍。场馆不新建，温布利体育场白天比赛，跑道是临时铺的煤渣。连火炬接力的火炬都造得尽量省。但有一点不省：这届奥运会是**第一次通过电视转播进入普通家庭**的奥运——1936 年柏林的电视信号只通到城里几个公共观赛厅（见第三章），而 1948 年 BBC 的信号覆盖了伦敦周边的电视机。虽然全国没几台电视机，但时代已经换挡了。

吃的怎么办？各国自己解决。荷兰代表团运来了 100 吨水果蔬菜和乳制品支援英国人民——注意，是运动员的国家反过来接济东道主。阿根廷带来了成吨的牛肉。英国给每名运动员每天发一点额外的配给券，算是地主之谊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1948 年伦敦证明了一件事——奥运会的最低可行版本可以便宜到吓人。不建场馆、不建奥运村、不管饭，照样办成。后来的奥运越办越贵，不是“必须花这么多”，而是“选择了花这么多”。第六章讲蒙特利尔怎么把自己坑死，你回头会想起这一章。

谁没来，和谁来了

战败国德国和日本没收到邀请——不是没资格，是压根没请，跟 1920 年安特卫普不请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一个待遇。苏联接到了邀请，但斯大林选择了不去：苏联运动员习惯了国内体系内的较量，对到资本主义主场跑龙套没兴趣，他们在观望。四年后赫尔辛基，苏联才会进场，金牌榜从此变成冷战记分牌（第五章）。

而这届奥运会最动人的画面，属于荷兰人范妮·布兰克尔斯-科恩——一个 30 岁、两个孩子的妈妈。赛前英国报纸嘲笑她"这么大年纪该在家带孩子"。她拿了 100 米、200 米、80 米栏、4×100 米接力四块金牌，平了单届田径四金的纪录，外号"飞翔的家庭主妇"。

她的故事之所以重要，不只是励志。当时欧洲对女性运动员的主流看法是"激烈运动有损妇道"，奥运女子项目一直半死不活。布兰克尔斯-科恩用四块金牌把这种偏见当场跑碎。女子体育在奥运会里的地位，是一寸一寸挣出来的，不是谁发善心给的。

为什么越穷越要办

回到开头的问题。1948 年英国工党政府拍板办奥运时，议会里反对声不小：国民还在排队买面包，花钱办什么运动会？

答案在账本上之外。战后英国丢了印度，帝国解体，经济破产边缘，它急需向世界证明"我们还行"。奥运会是最便宜的证明方式：不建新场馆、不办盛典，只办一场体面的比赛，花小钱买一个"英国回来了"的全球头条。最终这届奥运不但没亏钱，还小有盈余。

这个逻辑后世反复重演：1964 年东京奥运，日本用它宣布"战后复兴完成"；2008 年北京奥运，中国用它宣布"我们到了"。奥运会对主办国最大的功能从来不是体育，是**一次国家身份的宣告**。穷的时候办，恰恰是因为穷的时候最需要办。

1948 年伦敦还留下了另一份遗产：同一年，路德维希·古特曼医生在斯托克·曼德维尔医院组织了脊髓损伤病人的运动会，跟奥运会同一天开幕——这是残奥会的起点。最穷的一届奥运，顺手种下了一个新的奥运会。

第五章 · 金牌榜上的冷战

1952 年赫尔辛基奥运会，苏联来了。第一次参赛，奖牌榜第二，仅落后美国。四年后的墨尔本，苏联就把美国从奖牌榜第一的位置上掀了下去。从这一年起直到冷战结束，奥运会多了一块看不见的记分牌：美苏两国把每一枚金牌都算进制度优劣的总账。

为什么两个超级大国会把一场体育比赛打成没有硝烟的战争？因为奥运会恰好是冷战最完美的战场：四年一次、规则中立、全球直播、数字说话。不用真打仗，就能向全世界证明"我们的制度培养出更优秀的人"。

"业余"运动员：一个心照不宣的谎言

当时的奥运规则白纸黑字：只允许业余运动员参赛——大白话，不许靠体育挣钱，运动员必须有正经职业。

苏联阵营的玩法是：给每个顶尖运动员安一个名义上的职业——"军官""工厂工人""大学生"——实际上他们全年训练，领国家发的工资。美国这边，运动员真的得自己想办法谋生，直到大学奖学金体系（拿体育奖学金上大学、专职训练）变相绕开了业余限制。两边都在钻空子，区别在于苏联连装都懒得装全套。

这有个专门的词：国家业余主义（state amateurism），西方媒体更刻薄地叫它 shamateurism（"假业余"）。国际奥委会不是不知道，是知道也不能拆穿——拆了苏联就不玩了，而冷战时期的奥运需要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场，否则奖牌没有含金量。规则存在的意义，从"保证公平"悄悄变成了"保证大家都来"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业余主义这条规则在冷战期间的真实功能，就像两家公司竞标时标的"合规承诺"——谁都知道对方没做到，但谁都不想先撕破脸，因为游戏本身比规则值钱。

水中血战：1956 年墨尔本

1956 年 10 月，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，镇压匈牙利起义。一个月后，墨尔本奥运会水球半决赛，匈牙利对苏联。

这场比赛根本不是水球，是匈牙利人憋了一个月的复仇。泳池里肘击、蹬踹不断，终场前匈牙利队员埃尔文·扎多尔被苏联选手一拳打破眼角，血染泳池，照片传遍世界。裁判提前终止比赛，匈牙利 4:0 获胜，最终拿了金牌。颁奖仪式上匈牙利国歌响起时，流亡的匈牙利人泪流满面——他们中的很多人赛后没有回国，扎多尔后来定居美国。

"水中血战"说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：**当正常的外交和战争渠道都被堵死，体育比赛就成了政治情绪的泄压阀**。国际奥委会嘴上喊"体育与政治无关"，但正是政治让这场比赛成为奥运史上最被铭记的水球赛。

互相抵制：1980 与 1984

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。美国总统卡特下了最后通牒：苏军不撤，美国就不去莫斯科奥运会。苏联没撤。1980 年夏天，美国带着六十多个国家缺席莫斯科——这是奥运史上最大规模的抵制。莫斯科赛场空空荡荡，苏联狂揽金牌，但谁都清楚这金牌榜缺了谁。

报复是四年一个周期的。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，苏联以"安全无法保障"为由，带着十几个盟国集体缺席。于是 1984 年的奖牌榜同样残缺——美国拿了一堆金牌，同样缺了对手。

两届残缺的奥运，最大的受害者是运动员：美国田径选手卡尔·刘易斯们练了四年等一个对手，苏联的体操名将们（比如 1980 年正值巅峰的那批）直接没了舞台。**抵制这种武器，炸掉的从来不是对方政府，是自己家运动员四年的青春**。这也是后来各国对抵制越来越谨慎的原因——伤敌八百，自损一千，而且自损的部分全是没法重来的。

金牌榜是怎么变成国家工程的

冷战的副产品是一套沿用至今的机制：苏联把"奥运夺牌"做成了国家工程——体校选材、举国培养、运动科学举国攻关。这套体系效率惊人，1972 到 1988 年间的夏季奥运，苏联在奖牌榜上几乎就没输过（1984 年它自己没来除外）。

其他国家看在眼里：民主国家骂"这不公平"，骂完回家抄作业。英国在 1996 年亚特兰大惨败（只拿 1 块金牌）后痛定思痛，用国家彩票资金建立"有目标的拨款"体系——哪个项目有

希望拿牌就给钱，没希望就砍钱——到 2012 年伦敦奥运拿到 29 金。今天各国的奥运拨款体系，骨子里全是冷战的遗产：**金牌是可以立项、拨款、考核的国家工程。**

冷战结束后，奥运的政治战并没有消失，只是换了战场：从"谁的运动员更强"变成"谁有资格办赛、谁被禁赛、谁只能以中立身份出场"。2014 年后的俄罗斯禁药风波（第八章）就是这条线的延续。奥运会假装自己中立，但它从来都是国际政治的体温计。

第六章·差点穷死的奥运会

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闭幕时，市长让·德拉波说过一句载入史册的狂话："奥运会亏钱，就跟男人生孩子一样不可能。"

结果这届奥运亏了十几亿加元，蒙特利尔人还了整整 **30 年**——市政府开征了一种专门的"奥运税"，加到每一包香烟上，直到 2006 年 11 月才把债还清。主体育场因为工程灾难和工期延误，赛后 11 年才装上那个设计好的斜塔屋顶，被市民称作"大欠账"（The Big Owe）。

这一炮把奥运会的商业模式轰出了原形。1972 年，还有城市抢破头要办奥运；到 1978 年国际奥委会给 1984 年奥运会找下家时，全世界只剩一个城市还愿意谈：洛杉矶。另一头报名的德黑兰，中途自己撤了。

奥运会怎么会走到没人要的地步

链条很清晰。1968 年墨西哥城、1972 年慕尼黑（还发生了以色列运动员被劫持杀害的"慕尼黑惨案"）、1976 年蒙特利尔巨亏——奥运会呈现出"花钱如流水、安全如走钢丝"的形象。更要命的是 1972 年丹佛的先例：科罗拉多选民公投否决了为 1976 年冬奥会掏钱，把已经到手的主办权退了回去。**纳税人第一次对奥运说了不。**

奥运会差点死掉，不是因为没人爱它，而是因为它的财务模型是个无底洞：主办城市签的合同里，超支风险全部由城市兜底，国际奥委会旱涝保收。蒙特利尔把这种"主办城市当无限责任担保人"的结构演到了极致。

尤伯罗斯：把奥运当公司来办

1984 年洛杉矶的方案之所以敢接，是因为接法完全不同。洛杉矶市政府先说死了一条：**纳税人一分钱不担保**。国际奥委会捏着鼻子接受了——它没得选，这是全球唯一申办者。

组委会请来了旅行社老板彼得·尤伯罗斯当主席。这位此前跟体育毫无关系的商人，把奥运会当一家公司来重组，三板斧：

- **赞助搞拍卖，一个品类只收一家。**以前的奥运赞助商几十上百家，每家出点小钱，没人当回事。尤伯罗斯反着来：每个行业只留一个"官方赞助商"，价高者得。可口可乐为压过百事出了 1260 万美元；最经典的是胶卷之战——柯达觉得官方胶片赞助权不值钱，还价还到 100 万美元，富士直接拍出 700 万拿下。柯达在美国主场丢了"官方胶卷"的名分，追悔莫及。
- **电视转播权卖天价。**美国 ABC 电视台为 1984 年转播权付了 2.25 亿美元——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。尤伯罗斯看准了：奥运内容稀缺、四年一次、全民关注，电视台没有替代品，买方弱势。后来电视转播权成为国际奥委会最大的财源，根子在这里。
- **能不建就不建。**主体育场用 1932 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旧馆翻新；麦当劳出钱建了游泳场馆，换来独家餐饮赞助——赞助商直接下场当承建商，组委会连工程款都省了。

结果：1984 年洛杉矶奥运盈利 **2.325 亿美元**。当然，账面漂亮也有苏联阵营集体缺席、办赛成本被人为压低的因素（见第五章），但方向是确凿无疑的——**奥运会第一次被证明可以是门生意。**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尤伯罗斯的核心洞察是，奥运会手里握着一种叫"排他性"的资产——全世界同一时间只有这一台戏。以前它把这台戏当庙会免费送人，尤伯罗斯把它改成了演唱会，还只卖冠名包厢。

萨马兰奇把洛杉矶模式做成了制度

1980 年上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胡安·萨马兰奇全程看在眼里。1985 年，国际奥委会推出 TOP 计划（The Olympic Partners，大白话：全球顶级赞助商俱乐部，四年一个周期，一个品类全球只收一家，钱花的是"五环"本身的使用权），把尤伯罗斯在洛杉矶临时搞出来的拍卖制，变成了国际奥委会的固定收入机器。再加上各国电视转播权逐年抬价，国际奥委会从差点破产的清水衙门，变成了年收入数十亿美元的庞然大物。

钱的涌入直接改写了奥运会的政治经济学：申办城市从"没人敢要"变回"抢破头"；国际奥委会对主办城市的谈判地位越来越强；而"奥运遗产"问题——为两周比赛建的场馆赛后荒不荒——成为新的争议（第十二章细聊）。

这章和上一章其实是一件事

注意一个时间巧合：让奥运会变成生意的 1984 年洛杉矶，恰好是被苏联抵制的那届。两件事互相成全：正因为苏联不来，尤伯罗斯才能把成本压到极限、把"美国主场"的电视价值卖到天价；也正因为洛杉矶赚了钱，冷战结束后的奥运会才有底气越办越大。政治和金钱在奥运会上从来不是两条线，是一根绳的两股。

第七章·业余主义的棺材板

1912 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，一个叫吉姆·索普的美国原住民运动员拿下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两块金牌——十项全能的分数领先第二名将近 700 分，优势大到不像话。瑞典国王给他颁奖时说："先生，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。"

六个月后，报纸挖出他两年前在北卡罗来纳打过半职业棒球，挣过几十美元。国际奥委会立刻收回两块金牌，抹掉成绩，从纪录册里除名。索普余生潦倒，做过零工，1953 年死于贫困。他的罪名不是作弊，不是吃药，是**挣过钱**。

业余主义：一条带着阶级偏见的规则

要理解这条规则多荒诞，得看它的出身。现代奥运的业余条款不是来自古希腊——第一章说过，古希腊冠军回城邦后拿的是实打实的重赏——它来自 19 世纪英国公学和绅士俱乐部。当时英国上层划船、田径的圈子里流行一个说法：绅士运动是为了荣誉，收钱是工人阶级干的事。所谓**业余主义**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**有钱人装作不为钱比赛，顺便把靠体力吃饭的人挡在门外**。

1878 年英国亨利皇家赛艇会甚至明文禁止"体力劳动者"参赛——理由是搬砖练出来的肌肉对坐办公室的绅士不公平。看明白了吗：业余主义的原罪不是清高，是阶级隔离。顾拜旦把这套英伦绅士标准原样写进了奥运章程，于是 20 世纪大半个世纪里，奥运会理论上只属于"不需要靠体育吃饭的人"。

规则杀不死钱，只能把钱逼到地下

问题是，运动员是人，要吃饭。于是业余主义催生出奥运史上最虚伪的数十年：

- 苏联阵营玩"国家业余主义"——给运动员安个军官或工人的虚职，国家发工资全职训练（第五章讲过）。
- 西方运动员玩"桌子底下收钱"——出场费、鞋合同、代言费走暗账，人人心知肚明。田径界的说法是"shamateurism"（假业余）。
- 美国大学用体育奖学金绕开规则——你名义上是学生，实际上是全职运动员。

规则没消灭职业化，只消灭了"诚实的职业化"。守规矩的人吃亏，会钻空子的人得利——一条规则如果长期奖励虚伪，那错的不是人，是规则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业余主义的实际效果，跟"公司规定不许收供应商回扣"但没有审计一样——最后留下来的不是圣人，是最会做账的人。

转折点：不是良心发现，是钱逼的

业余主义的棺材板不是被理想主义钉上的，是被商业逻辑钉上的。第六章讲过，1980 年代奥运会变成了大生意——电视台花几亿美元买转播权，赞助商要的是最大牌的明星。观众想看你最好的运动员，赞助商想让你最好的运动员出现，那"最好的运动员不许来"这条规则就活不下去了。

1981 年，国际奥委会修改《奥林匹克宪章》，删掉了那条著名的"运动员不得从体育中获取物质利益"的表述，把参赛资格的决定权下放给各单项联合会。闸门一开：1988 年汉城奥运会，职业网球选手进场；1992 年巴塞罗那，美国派出了由 NBA 巨星组成的"梦之队"——乔丹、魔术师、伯德同队，场均赢对手 40 多分，全世界的对手排队找他们签名合影，奥运篮球变成了全球巡演。

讽刺的是，最坚定的业余主义捍卫者、当了 20 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艾弗里·布伦戴奇，1980 年才卸任。他生前顶住了一切职业化压力；他一走，堤坝两年内就塌了。这说明业余主义早就名存实亡，撑着它的只是一个人的执念。

索普的金牌回来了

1982 年，索普去世 29 年后，国际奥委会恢复了他的名誉，把金牌复制品交给他的子女——但仍把他列为"并列冠军"，不肯单独恢复纪录。2022 年，整整 110 年后，国际奥委会终于恢复他为两块金牌的唯一冠军。

一条规则从制定到彻底认错，用了 110 年。奥运会改错的速度很慢，但它终究会改——因为它要活下去，就得跟着世界走。这是这本书反复出现的主题：奥运会活一百多年靠的不是纯洁，是**改得动**。

第八章·猫鼠游戏：兴奋剂

1988 年 9 月 24 日，汉城奥运会男子 100 米决赛，加拿大人本·约翰逊跑出 9 秒 79，把世界纪录提高了整整 0.14 秒——在百米项目里这是跨时代的幅度。他冲过终点，回头看了刘易斯一眼，那个镜头被叫作“世纪之跑”。

三天后，他的尿样检出合成类固醇司坦唑醇（大白话：一种人工合成的雄激素，促进肌肉疯狂生长）。金牌收回，纪录作废，“世纪之跑”变成“世纪丑闻”。但药检赢的这一仗，是罕见的例外。更多的时候，是猫在追老鼠，而且老鼠看得见猫的脚步。

为什么猫总是慢一步

理解兴奋剂问题，先理解药检的原理：**药检不是在找“药”，是在找“已知的药”。**

实验室检测尿样，靠的是拿样品去比对一张“违禁物质清单”上每种药分子的特征指纹。这就决定了猫鼠游戏结构：只要用药一方发明出一种清单上没有的新分子，检测方在原理上就看不见它——你连它存在都不知道，拿什么去比对？

2003 年震惊世界的 巴尔科实验室（BALCO）丑闻就是这么破的：这家美国实验室给顶级运动员提供一种代号“the clear”的新合成类固醇 THG，当时全世界没有任何检测能发现它。案子不是靠检测破的，是靠田径教练特雷弗·格雷厄姆往反兴奋剂机构寄了一支装着 THG 的注射器——拿到实物，实验室才反推出检测方法。此前用过 THG 的运动员，包括拿了五块奥运奖牌的玛丽昂·琼斯，药检从来都是“干净”的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药检像杀毒软件，只能杀病毒库里已有的病毒。用药方的工作就是不断写出病毒库里没有的新病毒。这不是猫不够努力，是游戏规则决定了老鼠永远先手。

比个人作弊可怕得多的，是国家下场

个人用药是作弊，国家组织的用药是制度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例是东德：1970 到 80 年代，东德有代号“国家计划 14.25”的官方项目，给上万名运动员（很多是未成年少女，且不

知情) 系统投喂合成类固醇 Oral-Turinabol。效果立竿见影——人口一千七百万的东德在 1976 年蒙特利尔狂揽 40 金，把美国都压在身后。代价由运动员的身体付：肝损伤、不育、后代畸形，两德统一后上百名教练和官员被起诉。

更近的一例是俄罗斯。2014 年索契冬奥会，俄方在主场搞了一套"换尿"流水线：深夜把运动员的尿样从实验室墙上的小洞递出去，换成事先存好的干净尿样，连瓶子盖上的防伪标记都由特工想办法原样打开复原。2016 年的麦克拉伦报告把这套体系公之于众，俄罗斯被禁止以国家名义参加此后几届奥运，运动员只能以中立身份出场——这就是你在东京和北京看到的"ROC"（俄罗斯奥委会队）的来历。

这两例的共同点是：当夺牌是国家工程（第五章），药检对抗的就不是个别运动员的道德，而是一整个国家的科研、情报和官僚系统。这不是比赛，是体系对体系。

猫也在进化：生物护照与回溯检测

挨打多了，检测方也想出了两个绕开"病毒库"限制的办法：

- **生物护照**（2009 年起推行）：不查你体内有没有药，而是长期记录你血液的各项生理指标。一旦某次指标跟你自己的历史基线出现无法解释的大跳变，就算查不出具体是什么药，也能认定异常。思路从"找病毒"变成"看系统行为有没有异常"——搞安全的读者会觉得眼熟。
- **样本留存与回溯检测**：尿样冷冻保存十年，等将来检测技术进步了再回头重测。2008 年北京奥运会留存的样本，在 2016-2017 年重测后揪出几十名阳性运动员，奖牌重新分配。这等于告诉用药者：今天测不出来，不代表十年后测不出来。

这场战争没有终局

公平地说，药检也不是一直输：检测灵敏度、调查手段、生物护照都在进步，敢明目张胆用药的时代确实过去了。但只要"赢"的价值足够大——金牌背后是千万美元代言和国家荣誉——就一定会有人赌"我用的这个还没进病毒库"。

所以兴奋剂问题的正确预期不是"根除"，而是"把作弊的成本和风险不断推高"。这跟网络安全、跟金融监管是同一个道理：攻防永远在迭代，制度能做的只是让老鼠越来越难当。奥运会的干净程度，最终不取决于实验室，而取决于它让作弊变得多贵。

第九章 · 0.01秒背后的科技

2008 年北京奥运会，"水立方"泳池里世界纪录像纸糊的一样被刷掉 25 次。共同点不在运动员，在衣服：几乎所有人都穿着 Speedo 的 鲨鱼皮泳衣（LZR Racer）——一件聚氨酯做的连体紧身衣，压缩肌肉、减少阻力、增加浮力。数据统计，那年北京泳池里九成以上的奖牌得主穿的是它。

两年后，国际泳联把这类泳衣禁了：2010 年起，泳衣只能是纺织品、长度受限。一件泳衣，逼得管理游泳的机构重新定义"游泳比赛比的是人还是衣服"。这就是本章的问题：**科技把成绩推到哪一步，算作弊？**

先分清两类科技：测得更准，和跑得更快

奥运科技的隐秘主线其实是第一类——**测量科技**，它不帮人变快，只让"谁赢"更可信。1912 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尝试电子计时；1968 年墨西哥城，泳池两端装上触摸板（大白话：终点墙上一整块感应垫，运动员手拍上去的瞬间计时停止），从此游泳成绩不再靠裁判掐秒表。今天的终点摄影机能以每秒一万帧的速度拍下冲线画面，0.001 秒的差距都逃不掉。

没有这些，很多名场面会是永远的悬案。测量科技是奥运会的信任基础设施——观众能接受偶像输 0.01 秒，前提是他们相信那 0.01 秒是真的。

第二类科技：装备让人变快，边界在哪

真正惹麻烦的是装备科技。它每天都在把"人类极限"往前推，而每项运动都得回答：推到什么程度就过了线？

案例一，**撑杆跳的玻璃钢杆**。竹竿换玻璃钢弹性杆后，撑杆跳成绩从 4 米时代窜进 6 米时代。没人禁它——因为杆本身没有"动力"，只是把运动员自己的力量存起来再还回去。这立了一个先例：储能可以，供能不行。

案例二，**鲨鱼皮泳衣为什么被禁**。它的问题不只是减阻，是浮力和"被动推进"——穿上它，流线型姿势维持得更久，等于泳衣替肌肉干了一部分活。而且一件上千美元、顶级版本只为

签约运动员定制，穷国选手穿不起。国际泳联的裁决逻辑是：当装备的提升大到盖过运动员差异，而且贵到制造事实上的不平等，比赛就不再是"人比人"了。

案例三，**碳板跑鞋**。2017 年耐克推出 Vaporfly，中底嵌一块碳纤维板加超厚回弹泡棉，实验室数据显示能省约 4% 的跑步能耗。马拉松世界纪录应声而碎；2019 年基普乔格穿着原型鞋跑出 1 小时 59 分 40 秒的"破二"（非正式比赛，全程配速员轮班挡风，成绩不被承认，但证明了可能性）。世界田联最终没禁，而是画了条技术红线：中底厚度不得超过 40 毫米、只能有一块刚性板、鞋子必须市售可得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管理机构的裁决思路像给赛车定排量上限——不禁止技术进步，但把"合法快"框在一个笼子里，保证人和人的差距仍然是主角。

裁决的三条潜规则

把这些案例摆在一起，能看出管理机构实际在用的三条标准，虽然它们很少被明说：

1. **装备不能有"自带动力"**。储能（弹性杆、碳板）可以，供能（马达、弹簧外挂）不行。
2. **提升不能大到改写项目本身**。鲨鱼皮让记录全面作废、穿不穿差一个档次，这就过了；碳板鞋快 4%，还在"人"的范畴内，留着。
3. **必须人人可得**。只给签约明星的定制装备不行，上市能买到的可以——这条直接继承了奥运"公平竞争"的老执念。

科技兴奋剂：最难查的"药"

把这一章和上一章放一起看，边界会变得更微妙。吃药是把化学工程藏进身体里，穿鲨鱼皮是把材料工程穿在身上——两者都是"用人造手段突破肉身极限"，区别只在于一个看得见、一个看不见。未来真正难办的是基因编辑这类技术：如果"改造"直接发生在运动员出生之前，"药检"这个概念本身都会失效。

奥运会的答案一以贯之：它不追求"纯天然的人类"，那早就不存在了（高原训练、风洞、营养科学哪个不是科技？）；它追求的是**把科技框在"人人可得、不喧宾夺主"的笼子里**。线画得未必完美，但画线的动作本身，就是这项运动对"什么是人"的持续投票。

第十章·裁判的难题

1988 年汉城奥运会拳击决赛，美国小罗伊·琼斯对韩国选手朴时宪。三个回合里琼斯命中 86 拳，对手命中 32 拳——慢镜头回放里琼斯几乎把对方打成了沙袋。裁判举起的手，是朴时宪的。全场韩国观众自己都惊呆了。多年后调查证实，三名打分的裁判赛前收过韩国方面的"款待"。

计时、测距的项目，科技能把误差压到千分之一秒（第九章）；但体操、花滑、跳水、拳击这类**打分项目**，裁判就是唯一的测量仪器。而"人"这台仪器，可以被收买、被施压、被国籍影响。这一章讲奥运会怎么跟自己的裁判较劲。

完美十分之死

体操曾经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概念：完美十分。1976 年蒙特利尔，14 岁的罗马尼亚姑娘娜迪亚·科马内奇拿到奥运史上第一个体操满分 10.00——电子记分牌根本没设计"10"这个数，只能显示"1.00"，全场先是嘘声，弄明白后掌声雷动。她那一届拿了七个满分。

"10 分"的浪漫在于它承诺了完美。问题也在这里：当动作难度一代比一代高，封顶的 10 分制反而成了天花板——运动员做出远超前人难度的动作，最多也只能得 10 分，难度的进化被分数结构憋死了。

压垮骆驼的是 2004 年雅典奥运会。男子全能，韩国选手梁泰荣的双杠动作起评分被裁判错算，硬生生丢了金牌，事后国际体联承认算错了，但规则不允许改判，只把三名裁判禁赛了事。舆论哗然。2006 年起，国际体联把体操打分改成了今天的开放式打分：难度分（D 分）上不封顶、按动作清单累加，完成分（E 分）从 10 分往下扣，两者相加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旧制度像"满分 100 的考试"，新制度像"搭乐高计件"——你搭了多难的东西就先算多少分，搭得稳不稳再另算。完美不再是一个数字，而是"难度和完成度的乘积最大"。10.00 这个神话数字，就此绝版。

盐湖城：一张选票的交易

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双人滑，俄罗斯组合别列日娜娅/西哈鲁利泽在节目里明显失误，加拿大组合萨尔/佩列蒂耶滑得近乎完美。金牌却判给了俄罗斯。场边立刻炸了锅。

几天后，法国女裁判玛丽-勒涅·勒古涅承认：她赛前被法国冰协施压，要她把俄罗斯双人滑排第一，作为交换，俄罗斯裁判会在冰舞项目里投法国组合第一。**打分被当成了货币，跨国兑换。**

国际奥委会史上第一次给这个项目补发了并列金牌——加拿大组合在一场特别颁奖仪式上拿到了属于他们的金牌。国际滑联随后彻底改革打分系统，废掉"6.0 满分制"，改成跟体操类似的技术分+节目内容分，并且一度把裁判打的名次匿名化处理，让外界查不到谁打了什么分。（匿名这招后来又被部分放弃——因为查不到也意味着无法追责。你看，连"怎么防裁判"都没有完美答案。）

打分项目的三板斧

把体操、花滑、拳击的改革摆在一起，能看到一套通用的工具箱：

1. **把主观判断拆碎。**不再让裁判打一个笼统的总分，而是拆成几十个可定义的小项逐项给分——裁判想偏袒，也得一项一项地偏，痕迹会留在数据里。
2. **去掉最高最低分，增加裁判人数。**用统计手段稀释单个坏裁判的影响——一个裁判被收买，很难扭转九个人的平均。
3. **全程录像，赛后可查。**打分的每个数字连同动作录像一起存档，错了可以追，黑了可以查。琼斯 1988 年那桩冤案之所以能坐实，靠的就是拳数统计和录像。

公平不是测出来的，是设计出来的

这一章和第九章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：能用机器测的（时间、距离），奥运会早就交给了机器；不能交给机器的（美感、难度、对抗判断），它用制度设计去逼近公平——拆碎、平均、留痕、可追责。没有一条能保证绝对公平，但每条都在抬高操纵的成本。

打分项目永远不会像百米那样干净。但换个角度：正因为人们相信裁判制度在持续进化，"裁判也是人"才从丑闻变成了可管理的风险。信任不是靠完美建立的，是靠一次次丑闻之后真的改了，慢慢攒起来的。

第十一章·拳套、赤脚与闭嘴的权利

1968 年 10 月 16 日，墨西哥城奥运会 200 米颁奖仪式。美国国歌响起，金牌得主汤米·史密斯和铜牌得主约翰·卡洛斯垂下头，各自举起一只戴黑手套的拳头。两个人都穿着黑袜、没穿鞋，纪念美国的黑人贫民。看台上嘘声和掌声混在一起。

这是奥运史上最著名的一张照片。但要真正看懂它，得先看清楚照片里的第三个人——银牌得主、澳大利亚白人彼得·诺曼。他没有举拳，但胸前别着一枚"奥林匹克人权计划"的徽章，跟两位美国人一样。赛前是诺曼给他们出的主意：一只手套不够分，那就一人戴一只，一左一右。

举拳的代价

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（对，就是第七章那位业余主义守门人）震怒，48 小时内把史密斯和卡洛斯驱逐出奥运村、勒令回国。两人回国后收到成堆的死亡威胁，好几年找不到正经工作。

诺曼的下场同样惨烈：虽然成绩达标，澳大利亚队从此再不选他，他无缘 1972 年奥运会，回国后长期被体育界排挤。2006 年诺曼去世，史密斯和卡洛斯专程飞到墨尔本为他抬棺。2012 年，澳大利亚议会正式向诺曼道歉——迟到了 44 年。

国际奥委会给这次驱逐的理由是：奥运赛场不许搞政治示威，这是写进宪章的（今天是著名的"第 50 条"）。但运动员的反驳始终成立：**当赛场上升起哪面国旗、奏响哪首国歌本身就是政治，你没法只让国家搞政治、不让运动员搞。**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"体育与政治无关"这句话，从来都是政治立场的一种——它保护的是现状。奥运开幕式是最大型的政治仪式，区别只在于是官方的政治，还是运动员自己的政治。

这届奥运还有更沉重的前情

举拳事件之所以格外刺眼，还因为它发生在血色的背景下。就在奥运会开幕前十天，1968年10月2日，墨西哥政府在特拉特洛尔科广场向抗议学生开枪，数百人死亡。政府赶在开幕式前"清理"了首都的异议声音，奥运会照常开幕，全世界也照常看比赛。运动员在领奖台上举拳头被驱逐，东道主在广场上开枪却没人抵制——这就是"体育与政治无关"的选择性。

同一届奥运会还有体育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跳：鲍勃·比蒙在跳远决赛跳出8米90，把世界纪录提高了55厘米——这个项目的纪录此前33年总共才提高了22厘米。测量员的第一反应是卷尺不够长，得换工具。这个纪录保持了23年，英语里甚至造出一个词 Beamonesque，专指那种"把历史甩开一条街"的突破。高原的稀薄空气帮了忙，但同行的所有人都呼吸同样的空气，只有比蒙跳进了另一个时代。

赤脚跑回罗马的那个人

在1968年之前八年，另一位运动员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说过同样的话。1960年罗马奥运会马拉松，埃塞俄比亚选手阿贝贝·比基拉全程赤脚跑完42公里，拿了金牌——配发的新鞋不合脚磨出了泡，他索性光着脚跑，这是他平时训练的方式。

注意路线：马拉松的罗马路线特意经过方尖碑和帝国大道——而埃塞俄比亚正是25年前被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入侵、用了毒气才打下来的国家。一个非洲人光着脚在征服者的首都赢下最能代表耐力的项目，他一个字没说，全世界都听懂了。1960年被称为"非洲独立年"，一年里17个非洲国家独立。比基拉的赤脚，是那个时代最有力的政治宣言，而它的形式是纯粹的体育。

闭嘴的权利，一直没有标准答案

半个多世纪过去，争论还在继续：2021年东京奥运前，第50条再次引发大战，最终国际奥委会允许运动员赛前表达、但领奖台上仍禁止示威。2024年巴黎，争议照旧。

回头看，历史基本站在了运动员一边：史密斯和卡洛斯从"国家的耻辱"变成了雕像和荣誉博士，诺曼得到了国家道歉，比基拉是埃塞俄比亚的国家英雄。奥运会每惩罚一次表达，几十年后就得道一次歉。也许这就是它的学习方式——先按规则办，再按良心改。慢，但它一直在动。

第十二章·烟花散场之后

2016 年里约奥运会闭幕半年后，有摄影师潜回了奥运公园：游泳池的水放干了，座位上积着鸟粪，耗资几亿美元的水上运动中心大门紧锁，球馆屋顶垮塌。为两周比赛建的场馆群，成了南美洲最贵的废墟。

这一幕把全书的最后一个问题摆上了台面：**烟花散场之后，奥运会给一座城市留下的到底是什么？**

遗产的两张脸

正面案例不是没有。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被公认是遗产运作的教科书：城市借奥运把整个滨海工业区改造成海滩和新区，巴塞罗那就此从西班牙的工业城市跃升为欧洲顶级旅游目的地。2008 年北京，奥运会配套修建的地铁、机场、空气治理改变了城市基建的时间表，"鸟巢"和"水立方"成了地标——而且北京 2022 年又办了冬奥会，成为史上第一个既办过夏奥又办过冬奥的城市，夏奥场馆直接翻改给冬奥用，遗产利用率独一份。

但反面清单更长：2004 年雅典的场馆群大片荒废，正好撞上希腊债务危机，奥运支出成了压向骆驼的稻草之一；1976 年蒙特利尔的债还了 30 年（第六章）；2014 年索契冬奥会烧掉约 500 亿美元，是史上最贵的奥运会，会后大部分场馆门可罗雀。经济学家本特·弗林夫伯格团队统计了历届奥运的成本数据，结论很难听：**每一届奥运都超支，无一例外**——这是所有超大型项目里唯一保持"全勤超支"纪录的物种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奥运场馆的问题不是"建得贵"，是"为峰值而建"。为了两周内每天十万人的流量建的设施，会后城市日常根本用不满。就像为了每年一次的家庭聚会买一套三十人的大房子——聚会很风光，房贷还三十年。

城市开始用脚投票

账算明白之后，是申办的城市先醒悟了。2010 年代，奥运申办接连遭遇"公投狙击"：汉堡市民公投否决申办 2024，波士顿市政府在民意压力下撤标，卡尔加里公投否掉 2026 冬奥。2024 年夏奥的申办最后只剩下巴黎和洛杉矶两家——国际奥委会被逼出一步史无前例的棋：2017 年一次性把 2024 给巴黎、2028 给洛杉矶，"买一送一"，生怕再谈崩一个。

这个画面放在 1978 年简直不可思议——那年也只有洛杉矶一家愿意办（第六章）。历史绕了一圈：区别在于，上次没人办是因为奥运赔钱，这次没人办是因为市民学会算账了。蒙特利尔纳税人的三十年香烟税，是所有后来者的免费教训。

国际奥委会的自救：Agenda 2020

被现实抽打之后，国际奥委会 2014 年推出改革纲领"2020 议程"，核心思路一句话：**别再新建了，用现成的**。允许甚至鼓励主办城市用现有场馆、临时场馆，允许多城市、跨国联办，申办从"竞标"改成"对话"。

效果立竿见影：2024 年巴黎奥运会 95% 的场馆是现有或临时的——沙滩排球在埃菲尔铁塔下搭临时场，击剑和跆拳道放进大皇宫。2028 年洛杉矶更彻底：一座新建的永久场馆都没有，全部用现成设施，目标是复刻 1984 年那次盈利。绕了一大圈，奥运会的未来方案竟然是回到第四章 1948 年伦敦的模式——紧缩奥运，只不过这次是有钱人主动选择穷办。

回到贯穿全书的问题

这本书从第一章就开始问：一个死了 1500 年的节日，凭什么活到今天，还越活越大？

现在可以把线索收拢了。它靠的是三层互相咬合的结构：**仪式感提供意义**（五环、圣火、颁奖——哪怕是刚发明的传统，也真能制造眼泪）；**政治提供推力**（城邦、帝国、冷战、国家复兴，每个时代的强权都需要这块舞台）；**商业提供燃料**（从邮票众筹到转播权天价，它总能找到为自己买单的方式）。三者会互相打架——政治会撕裂它，商业会腐蚀它，仪式会空洞化——但只要三者都还需要它，它就死不了。

今天它面临的考题（钱、兴奋剂、政治表达、可持续）没有一道是新题，全是老题的当代版本。从 1948 年伦敦的配给券到 2024 年巴黎的临时场馆，奥运会的生存之道从来没变过：**它不是靠纯洁活下来的，是靠一次次承认问题、修改自己活下来的。**

四年之后，闹钟还会响。到时候你在电视机前，看到的不只是比赛——你会看到 1500 年的废墟、一个法国人的执念、纳粹发明的仪式、冷战的对峙、商人的算盘和运动员举起的拳头，全部叠在那 0.01 秒里。

奥运会的故事 · J